

风物咏

秋游交毛山

樊军

初秋的栖霞大地,天高云淡,凉风飒爽,熬过酷暑而微寒未至之际,最适宜走出户外和大自然来一次拥抱,欣赏第一抹秋色。周末,把打卡地瞄向了城北海拔319米的交毛山。

早饭后,约上文友沿老烟栖公路,驱车行驶十分钟至松山街道郝家楼村路口。停车远眺,东南方公山、寨山、母山依次排开,绵延起伏,峰峦簇拥,山下徜徉着波光潋滟、千顷碧波的长春湖,更觉山水美如画,瞬时清空了所有的琐事和倦怠。西北方,透过沈海高速大桥,目极之处栖霞群山之冠艾山巍峨耸立,庇护着一方百姓。走进郝家楼村大街,顷刻便到了状如官帽、二水环绕的交毛山下。沿东战家村南小路前行,漫水桥处,恰有几位大姐在河里洗衣服,溪流淙淙,笑声不绝,恣情享受着自然山水的乐趣。

停下车,与河边一放羊老伯闲聊起来。老伯黝黑的脸庞写满了沧桑,双目炯炯,声如洪钟,如数家珍道:“交毛山,因得艾山东西两线山谷流水浸润而有灵气,两股水在这里交汇流入长春湖,山下地热资源丰富,连地上长出的苹果都富含矿物质。前些年还有地质勘探队在附近钻出两眼温泉井,好像计划搞旅游开发。”说着,他顺势捡起一溜光水滑的褐色石块,说这可是难得的宝贝。见我们一片茫然,老伯笑道:“这种石块,俗称河流石,艾山上游的水一路沉积冲刷,到这段就有了各式各样、颜色不一的彩石。牟二黑地主庄园的虎皮墙纹饰图案石料就采自这里。”出于保护下游河床的需要,河流石现已禁止大量捡拾。

放眼北望,交毛山山腰以上松林匝密,郁郁葱葱,微阴的苍穹下难掩它的苍翠挺拔。2008年和2009年,我曾经两次参加交毛山夏季的植树造林,沿河流西侧小路盘山而上,越过两个小山包,一小时工夫就来到植树地点。稀疏的黑松林下长满毛茸茸的草甸,高不及尺,团团簇簇,柔顺如毯,一不留神脚下打颤就会来个“滑草”运动。想起交毛山留下过自己劳动的印记,心情甚是美美哒。

继续前行一公里,在路旁巧遇南交毛寨村黄志臣书记,他热情地打过招呼。顺着黄书记手势,我们看向路旁果园坡顶长满杂草的空地,走近但见八九米高的巨石拔地耸立,威风凛凛,神气十足,好似要开口讲话。他又指向西侧相距二十米处的长石,饶有兴致介绍起来:这是一对“龙虎石”,立着的是老虎,对面为龙石,都面朝南方,流传着“龙虎相斗”的故事。传说,艾山雕虎洞的老虎和东海蛟龙都看好了交毛山这块风水宝地,争相前来占为领地,互不相让,杀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毁坏庄稼无数,坑害了附近百姓。太上老君得知后,下凡将二兽制服,点化成“龙虎石”,对峙而立,如同门神,命它俩同守交毛山以赎罪孽,东战家村名也就来自这场龙虎大战之说。由此,交毛山俨然成了“虎踞龙盘”之地,上风上水滋养人杰地灵,彰显传奇秀美。

郝家楼村是郝晋的家乡,民间留下不少有关郝晋艾山读书的传说。郝晋,曾任监察御史、兵部侍郎等职。年轻时,郝晋从家里出发,沿着交毛山下小路,往往需要一个时辰,徒步十华里方可到达车芥村北(今艾前芥村)的艾山庵读书。交毛山顶至今还遗有民间求雨的玉皇小庙,山对面三百米开外是郝家楼村南照山,栖霞最悠久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和古动物化石点,距今约10万年—20万年,都为这片土地蒙上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人文魅力。

行至南交毛寨村桥头,正北方群山逶迤起伏,阴云压得很低,艾山主峰上空雾气飘渺,愈发显得崔嵬峥嵘。黄书记指向河东岸的一组嶙峋怪石,状如虬根,传说这是东边石龙的尾巴,或许喜欢艾山西峡谷流淌来的泉水,丰水季可将尾巴探入水中嬉戏,这样算起石龙身体缠越山丘足有二百多米长,令人不禁唏嘘,更添奇幻色彩。黄书记越讲越起兴,交毛山不光有龙,还有凤,可谓“龙凤呈祥”,老辈流传着“百鸟朝凤”的故事。

据清代《栖霞县志》载,交毛山古有凤凰来栖,百鸟羽毛交集(故名)。古时“百鸟之王”凤凰欣闻交毛山山清水秀,别有洞天,飞到交毛山,留恋山中好景致盘旋不肯离去,在南麓落下一根美丽的羽毛,喜鹊、燕子、山雀等上百种鸟都纷纷飞到这里朝拜,共赏美景,并各自奉上一根漂亮的羽毛送给凤凰,以示“百鸟朝凤”之意。此传说待考,究其根源还是老百姓表达对吉祥美好生活的期盼。

百鸟朝凤交毛山,龙虎相守立石门。交毛山犹如胶东生态屋脊的翡翠、艾山山脉耀眼的遗珠,山水之美兼人文之韵,灿烂夺目,不失儒雅,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谱写着灵动的乐章,令人魂牵梦萦,真是不虚此行。

诗歌港

九月的原野(组诗)

陈中远

馨甜的风在粉刷秋的产房
不曾遗漏胶东北地的每一处山丘和原野

天空湛蓝成一种错觉
无数金鱼在苹果树梢晃动
葡萄园里,太阳隐身于每一粒紫葡萄
蜜蜂站在果实的裂口旁吮吸糖汁

云雀的欢歌滑过谷田
山顶柿子树前,频频回首的——
是缓缓南归的灰雁阵

宁静而安详的银杏树下
薄若蝉翼的金币
飘落——
时光的布袋是那么丰盈

秋天的山楂树

一定是
思念流下的泪滴
玫瑰红的果,像望穿秋水的眼眸

逐渐殷红
曾经意气风发的面皮
被瑟瑟秋风着色
卷曲的枯叶如一声声叹息
飘零
乡愁,在手搭凉棚的仰望里
瞬间饱满
宛若今夜
东天的那一轮红月

一个小院

柴门,鸡冠花篱笆墙
一条黄狗,有鸡有鹅
鸽子在廊沿上咕咕地叫

压水井旁有木盆
晾衣绳上晒被子,飘衣裳

还要有一个叼着烟斗的老头
一个戴着老花镜缝缝补补的娘

向日葵是太阳的秘语

广袤的原野
向日葵葳蕤。大如盘盂的花
每一朵都是太阳神的泪

看,孤独可以燃烧
像一团团熊熊的烈火。风吹过
荡漾着饱满的
纯粹之美

选择光辉,选择低头。
救赎自己的灵魂
推动自己的命运
的方向盘。窠内繁育的粒子,是太阳
布施在尘世的秘语

更深、更阔、更清澈的境域中
时光亘古簇新

北草原之恋

张儒

五十多年前,作为知识青年我扎根北草原,精心放养畜群。人烟稀少的北草原见证了我的青葱岁月,记录了我的喜怒哀乐。

格尔木地域辽阔,地貌众多,既有空气稀薄、海拔高耸的雪域高原,又有河湖众多、草肥水美的湿地草原。阳春三月,气温回暖,冰川消融,千沟万壑汇入大河,如奔腾的野马般波涛汹涌地倾泻在北草原。

河水滋润着北草原,植被茂盛,生机勃勃,各种飞禽走兽在这里繁衍生息。黑熊、花豹、火狐、灰狼时常出没;野马、野驴、黄羊、野兔把这里当作理想的家园;鹰、雕、鸿雁、野鸡各种珍禽徜徉湿地;骆驼、牛、马、羊在这里觅食、驰骋。北草原展示了自然界众生和睦共处的迷人风光,描绘了美丽动人的画卷。

那年十月,农场收了秋,进入平整土地、运送肥料的农闲田间管理期。此时正是畜牧业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牧民为畜群抓膘增重,确保它们能顺利越冬。所有的母畜陆续进入生育期,这关系到经济效益和畜牧业的长远发展,因为人手不足,我十分“荣幸”地成为了一个小羊倌。

我是共和国同龄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自打进校门就接受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我崇高的理想。“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就是我人生的信念。在农业连队住着正儿八经的房屋,统一出勤、收工、学习、就寝,生活相对稳定,但在草原牧羊,住帐篷或窝棚,白天轮流外出放牧,夜间共同值夜看守畜群,生活条件很差。在确定了放牧的名单之后,有的人打了退堂鼓,当了可耻的逃兵,而我却义无反顾踏上了征程。

一个秋日的午后,我踏上了通往草原深处的路。以往只是在电影里见过一望无际、蓝天白云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及万里草场、牛羊成群的天山牧场,此刻,在通往北草原的道路上,我翻高岗,越沙丘,跳过盐碱滩,走过芦苇荡。天高气爽,晴空万里,云淡日丽,暖风和煦,北草原以秀丽诱人的风光显示出大自然的造化神工。

在随后漫长的放牧日子里,不论高温酷暑还是三九严寒,我们在北草原风餐露宿,昼夜奋战,以草原为家,与天地作伴。春天,草原迎来新绿,羊儿、马儿尽情“跑青”撒欢;炎炎夏日,阳光明媚,北草原花红叶绿,千媚百娇,泉水清澈湛蓝,我们策马扬鞭;秋天,牧草肥美、硕果累累、天高云淡、气象万千,我们聆听百鸟欢唱,欣赏着雄鹰盘旋、鸿雁南飞的美景;冬天,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树枯草黄、满目萧然,我们不离不弃,陪伴在畜群左右饮水不冻泉边。

我为曾经拥有丰富的草原放牧生活而尽情付出,我无怨无悔。直到今天,北草原那迷人的魅力令我魂牵梦萦。如果有来生,我情愿把一生奉献给您——伟大的母亲,美丽的北草原!